龜峰集 二
5563.7
3010.1
v.1

龜峯先生集卷之三

雜著

太極問

余倣屈子天問設太極問以觀後學所答如何後患答者多不合理略成答說以便看○理一而已太極問答變轉雖殊終歸一理亦非自家私論也皆朱子語意也但因一問一答而有易曉易知處敢錄而自觀焉

問老氏之出無入有莊氏之自無適有佛氏之空說各不同而先儒之同謂之不是何也至如柳子之無

極之極邵先生之無極之前周夫子之無極而太極
若無所異而又以爲不同何也
答邵子言氣周子言理老莊佛柳亦皆言氣但邵
子知理而言氣
問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也周子之言有無以
有無爲一也而朱子曰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
有理朱子之又以有無分言何也又朱子旣曰將有
字訓大字不得而今反以有理釋太極何也
答無形而有理之云是所謂以有無爲一也且有
理之有非訓太極也理是太極也

問夫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理一也而易則謂之有於太極則謂之無夫子周子之異其說何也

答主太極則不可謂有主易則不可謂無也此正朱子所謂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者是也

問道與太極之二其名何也至如一木一草之分而爲枝爲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而各自成果千果萬果又自生生是所謂無限太極也是指流行處爲言而反謂之太極何耶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皆指至極處爲言而又謂之道何也朱子所謂語至極則謂之太極語流行則謂之道此說非是耶何相反之若此也

答流行處固是道而不得爲太極云則是太極非活底物至極處固是太極而不得謂道云則是道是偏底物況立言各有所指耶

問無極而太極此而字重耶輕耶抑有積漸之義耶既曰無又曰太何也無極太極孰先孰後亦有方位耶

答無太二字添減不得者也而字輕無積漸無先

後無方位因不知一而字之輕偃生陸氏議論
問極是何名取他諭此耶抑理之一名爲極耶南極
北極屋極民極爾極皇極商邑四方之極太極同一
物事耶
答物之至極而莫能有加者其名爲極古之稱極
處各有攸指
問指一物之理爲太極耶指天地萬物之理爲太極
耶
答總天地萬物之理爲太極也然一物之中亦有
一太極故有天下共公之理有一物所具之理同

一理也

問凡物有其形則有其名蒼蒼者爲天博厚者爲地高者爲山深者爲海未知太極其形如何而有此名也圓耶方耶高耶下耶大耶小耶斜耶正耶

答物之有其形有其名者氣以成形者也物之無其形有其名者理也太極理之尊號也無形則何方圓大小之有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又曰太極何也所云上天太極耶載乃太極耶無聲無臭可謂之太極而亦可謂之無極耶無聲無臭之與無極之三無同耶異耶

答太極無聲無臭而無極者無聲無臭之妙也無
聲無臭者就其中說無也無極而太極者就其中
說有也說有說無兩無所碍蒼蒼者上天而載是
太極也○已上皆朱子語意也北溪陳氏專欲以
無聲無臭解無極恐非是
問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太極其動耶其靜耶抑
在此動靜之間耶抑在此動靜之外耶抑動靜者太
極耶其所以動靜者太極耶
答不動不靜而含動靜者太極也動靜兩端之循
環不已者氣也盖動靜者氣也所以動靜者太極

也

問未有動靜之前先有太極耶旣有動靜之後繼有太極耶動時太極寓在何處靜時太極寓在何處動靜陰陽也陰陽之與太極二其名則其二物耶抑一物而二其名耶

答理之與氣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所謂二而一一而二者也彼之動靜卽我之動靜也動則動靜則靜何嘗少離

問太極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形而下亦可謂有太極則形而上亦可謂有陰陽耶陰陽太極竟

無先後之可言歟

答理氣旣不相離則固不可分先後而然朱子曰自形而上下者言豈無先後必欲言之則其先後亦可想矣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形而上豈有氣哉於氣理未嘗不在而於理或有氣未嘗用事處

問太極之與陰陽取譬一身上性與心則心是太極耶性是太極耶抑何者爲陰陽也惟性惟心性是一物心是一物而不相干涉耶抑一物而二其名耶孟子只說一性而伊川之以本然氣質分說二性何耶上自聖賢下至土石昆蟲咸得一性而今就賦人處

別作二性何耶

答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陰陽之與太極非二物也咸得一性以理言也氣質千萬以氣言也氣質之與本然卽一性也物得氣之塞故無變化之理人得氣之通故濁可以爲淸愚可以爲智而此大小學之所以設也孟子程子豈異其說

朱子曰孟子剔出言性之本伊川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

問南軒張氏曰太極之體至靜其果靜耶至靜之云指已發之用而言則何如指未發之體而言則何如

貫未發已發而言則亦何如也

答太極動靜之理也至靜之云於體於用於貫未發已發皆不是朱子曰如此却成一不正當尖斜太極謂太極之體涵動靜則似合朱子之旨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太極自能動靜耶太極理也理無形焉有形者能動靜而無形者又能動靜何也

答非先有太極而後乃能動靜也卽動靜而知太極也

問旣曰一陰一陽則似乎二氣又曰陰根陽陽根陰

則似乎一氣是何立言之無定也所謂陰陽做一箇說耶做兩箇說耶

答朱子說陰之流行者爲陽陽之凝聚者爲陰非眞有二物相對但立言處各有攸主或對說或合說故朱子曰陰陽作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

問眞理也精氣也理氣合凝處只言無極而不言太極何也

答所謂無極之眞便是太極也

問在地成形則水火在地而流動閃爍其未定形何也水是陰物而其中反明火是陽物而其中反暗亦

何義也稱水爲陽稱火爲陰互言無定亦有義耶水有溫水火無冷火抑何義也以五行成時而四時之止於四抑何義也

答天地生物先其輕淸水火其體尙虛不離於氣者也水質陰而性陽火質陽而性陰此張橫渠所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也水有溫火無冷陰可變而陽不可變也土包水火木金此所以木火金水爲時而土之寄旺於四時者也

問五行之中惟水火能動而木金土不能動者亦何義也合天地人物而就動靜上總論之動而無靜靜

而無動者是何物而稟何氣而然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亦何物也動而不得其動之理靜而不得其靜之理可靜而動可動而靜者亦何物也可動而動可靜而靜靜而不失其靜動而不失其動一動一靜自合其中者亦何名也

答物之屬乎天者動屬乎地者靜水火木金屬地者也空靜而水火之或能動者以不離於氣也大抵動而無靜者天也靜而無動者地也動靜者氣也動靜而無動靜者理也動靜之反其理者桀跖也動靜之合其中者堯舜也

問姸醜美惡高下深淺之能使異之者何物也千狀百態之所以貫乎一者亦何物也既不能無姸媸貴賤之殊則是乃物之情也聖人之必欲使愚不肖同歸於正心誠意之域而一其德者亦何義也

答千百其狀者氣也貫乎一者理也稟得氣之偏且塞者物也正且通者人也於通正之中又不能無淸濁之殊而同得仁義禮智之理故聖人設敎欲返其理

問人具五行而物稟一行耶物亦具五行耶其異於人者何也既曰人得五行之正而於人亦有聖狂之

殊何也所謂明德不分聖狂而同得則明德之與仁義禮智其同耶異耶仁義禮智之均賦於人物而明德之不在於物者抑何義也

答物亦具五行而得其偏者物也人受其正而得其淸者聖也明德之不分聖狂同得其正也仁義之均賦人物同得其理也仁義禮智全指其理明德並擧理氣而言

問凡人之生先有陽而後有陰陽在內而陰包外今曰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形是陰之聚也神是陽之闢也然則陰先於陽耶何先後之無序也

答成形之與形生陰陽先後固各不同

問吉凶者善惡也陰陽也陰陽不可偏廢而聖人之於吉凶善惡常欲變惡而爲善舍凶而趨吉者何也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是可謂獨陽而無陰耶獨陽無陰天下無是理而吾儒之每抑陰扶陽何耶

答朱子於易坤之初六本義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消長有常非人之所能損益也然有淑慝之分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旣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息之際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盖所以贊化育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以此說推之可知

問謂太極含動靜謂太極有動靜含之與有其一義耶

答含以本體而言有以流行而言含之與有義有所在朱子下語之精密處也

問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此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而今曰大極動而生陽却以動而生陽爲始何也未動之前又如何也

答未動之前便是陰亦非以動而生陽爲始也故

朱子曰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又曰動而生陽其初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盖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

問太極旣無動靜之可見則是乃空底物而反謂與釋氏說性不同何耶朱子曰釋氏說性只言皮殼以君臣父子爲幻妄然則其所謂君臣父子理歟氣歟

答太極有陰陽五行之理不是空底物事若空則與釋氏說性何以異釋氏屛棄人事老氏淸虛厭事不知人事是天理皆作下面粗底看是不知程子之所謂器亦道道亦器欲把道理做事物頂頭

玄妙底物此空之與太極異而竟將君臣父子之理爲氣者也初坐不知理而終亦不知氣

問南軒曰無極而太極言莫之爲而爲之其果信然耶抑有不是處耶

答以莫之爲釋無極以爲之釋太極是以無極太極爲二說看也又況爲之氣也理固莫之爲而所以爲之之理在其中此說非是

問動靜陰陽是皆形而下者也已發之時固不可謂太極未發之時亦不可謂太極耶寂然不動之中喜怒哀樂之無感通者也中之與太極其同耶異耶

答已發未發一是動一是靜太極含動靜所以與
中不同

問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云則於桀跖亦可
見太極於木石亦可見太極耶

答桀跖有是性故亦有可化之理朱子曰天下無
性外之物又曰枯槁之物亦有性惟是合下有此
理故云又曰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

問至於成之者方謂之性而朱子說太極有是性則
有陰陽五行此性字與他時說性處不同何耶

答太極不可謂性必朱子初年說也

問未有一物之前先有太極耶旣有萬物之後繼有太極耶

答有物之後始知太極而然初無太極則物不能爲物矣

問先儒就人身以氣屬陽以血屬陰然則於血只有陰而無陽於氣只有陽而無陰乎抑兼有陰陽乎抑互相爲陰陽耶

答凡陽中有陰陽陰中有陰陽氣血雖分屬陰陽而亦各有陰陽亦互爲陰陽如魂爲陽魄爲陰吸爲陰呼爲陽血爲陽肉爲陰之類可知

問動靜是太極動靜乎是陰陽動靜乎論動靜皆指陰陽而圖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然則太極亦能動靜乎

答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盖太極有動靜之理故陰陽能動靜也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太極也

問陰陽定位等數分明而今乃倏忽變化横看則左陽右陰竪看則上陽下陰仰手爲陽覆手爲陰向面爲陽背後爲陰北之陽乃南之陰東之下乃西之上如是幻易使人莫測亦何義耶

答二氣相椂相盪隨時隨處不可爲一此人事之中無定體者也然陰陽定位則一定而無變

問易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圖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二說之不同何也

答易與圖皆言有天地然後有氣化有氣化然後有形化易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之兩儀立天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氣化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形化也何不同之有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到五行處便有善惡之分而其上動靜則無善惡耶到人便論氣質之性天亦有氣質之性歟

答或問陰陽便有善惡朱子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此謂理皆善而氣有善惡也氣有善惡故有人物偏正清濁之殊到人亦有幾善惡之分皆理在氣中後說也故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於動也動靜之分善惡衆人爲然聖人全體太極與天同德聖人氣質之性純善天則無氣質之性故朱子曰天地之性是理也

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便有昏明厚
薄之殊
問周子則說靜字程子則說敬字二說之不同何耶
亦有詳略之可論耶
答靜則偏而敬乃通貫動靜然必以靜爲本平居
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
之發生物物得所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以至萬物易則自一
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至六十四西銘則止言
陰陽洪範則只說五行理一而已是何所論之各異

也

答朱子旣言道理未始不相値也只有詳略

問太極之孔子未曾與顔曾語到此何義也朱子謂程子不以授門人者盖未有能受之者然則顔曾之於孔子亦在未能受之列耶如此其難也而朱子之編於近思錄初頭亦何義也

答孔子之於顔曾如一貫之類是也朱子亦曰焉知其不曾說孔子於易則鮮及焉程子之未及易與圖猶此意也編在近思之初頭呂東萊曰使之知名義有所嚮望而已

問朱子曰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太極是氣也而朱子之反以爲理何也

荅器亦道也道亦器也非理無氣非氣無道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既曰不容說而周子之說無極何也邵翁之又說到無極之前亦何義也先儒之論既若有三等次第則漸說到高處似無不可莊子之加一層於無極之上而又以爲非亦何意也夫復坤之間乃無極而自坤反垢乃無極之前此邵子所論也始也者太極也未始有始也者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此

莊子所言也周程莊邵同耶異耶

答朱子曰非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無極太極無次第邵子說到無極之前只論氣之循環程子不容說謂難言也非不言也莊子架虛不須爲辨亦專指氣爲言

問朱子以太極動而生陽爲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而延平謂做已發看不得抑何所見而然耶何說爲是耶於至理之源大本達道處亦可以已發未發分言耶

答延平之意以爲已發未發就人身上推於太極

之動靜闔闢終萬物始萬物只是此理一貫做已發看不得於天地大本達道處難以分言故也蓋天地之間實理充塞無一息之妄徹上徹下不過如此以動爲發則當以靜爲未發此必朱子初年說也朱子曰一動一靜皆命之行又曰靜亦動之息爾此論爲是

問太極之動而生陽是繼之者善也靜而生陰是成之者性也而朱子以繼爲靜之終動之始則似在不動不靜之間抑何義耶仁智交際之間繼在仁耶智耶

答既曰動之始則是乃動也此邵子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卽朱子所謂貞元之間也繼乃仁也仁元也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貞智也智能成終成始

問繼之者善所謂性善而至成之者性然後方有氣質之善惡否抑未可以善惡分耶

答謂之性則未可分善惡

問朱子嘗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以太極陰陽分體用抑何義耶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二說同耶異耶

答後說是不可分體用前說未穩

問物可見而理難知也太極圖欲使人知難知之理也先儒之教後學皆明理一事也大學之反欲格物而却不言窮理何耶

答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器亦道也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大學之不曰窮理朱子曰只是使人就實處究竟

問朱子曰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易所謂乾坤乃氣也而朱子之反以爲理何也

答天地形殼也乾坤性情也易所謂乾坤兩儀也

天地乾坤分言也兩儀統說也只說一生兩也兩便氣也

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獨指人耶抑通萬物爲言耶動物之有男女而植物之無男女亦何義耶

答通萬物爲言也植物亦有男女人自不察耳朱子曰麻有牝牡竹有雌雄推此可知

問朱子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然則理亦有不同者乎

答理絶不同物得氣之偏而理在偏中塞而不同也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殺趨利避害

人與物相近也

問通書所謂幾字在太極圖却在何節也

答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便是幾

問孟子言其情則可以為善周子言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感動則情也孟子周子之異其言何耶

答朱子曰孟子言其正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盖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為善惟反其情故為惡

問人受天地之正氣物稟其偏塞然而鷄能司晨犬能吠客牛能負重馬能致遠各能其事人反不及於

物而不能踐形子鮮孝臣寡忠何也曾謂人之靈而反不如物之塞耶

答物以塞而能天以心不虛靈也故莊子曰惟虫能天人能變化氣質以不肖爲聖賢亦以通也人之舐痔吮癰終至於弑父與君行禽獸不爲之事亦以通也可不畏哉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定字是自定耶抑定天下之定耶定與靜與敬其同義耶抑各有不同耶

答定是立人極也定萬事以立人極也圖以動靜言故言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

問樂記云以靜言性則可以靜形容天地之妙則不可性則理也與天地之妙又何不同耶

答性與天地之妙初非二物而性卽喜怒哀樂未發之稱屬乎靜天地之妙卽太極之該動靜者也含動靜而不偏此中與太極之同一理而指各有異者也其實性與中與太極同一理也

問程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又曰惟道無對道則理也而立言之不一何耶

答有對以陰陽動靜屈伸消長而言也無對以太極而言也

問夫子曰智者動仁者靜而周子之反以智爲靜以仁爲動何也

答智屬陰固是靜仁屬陽固是動周子主陰陽爲言故也仁又安靜智又運用夫子之言各有其指又朱子則以仁智體皆靜而用皆動爲喻恐或傳寫之未盡也四德無非體靜用動

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也止是生息之意也先儒之反以動爲生何也

答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譬如穀種必經秋冬乃可爲生又以動爲生偏說也上一節統說也

問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則善惡之分定在斯矣周子却到五性感動處分善惡何耶

答性無善惡純善而已至情動處便分善惡便知有氣質之性

問受父母之氣在胞中是繼之者善也及其旣生自成一箇物是成之者性也旣成其性則又自繼善循環無窮而反以佛氏之循環爲無理亦何義耶

答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處是性此程子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豈佛氏所謂將旣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輪回不已者乎

問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實理太極圖一圈便是一畫又曰太極二氣五行之理一與二五之互言何耶

答理一而已二氣五行之理卽一理也

問太極是藏頭物事既無方所又無影響先儒之能拖出爲圖作爲名字何耶

答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著存明顯無過於此何爲不知

問以事物看之陰陽中有太極而圖却謂太極生陰陽何也

答原其生出之初則太極生陰陽也觀其見在之端則陰陽涵太極也圖主生出故云太極生陰陽

問不偏不倚之中與太極同一理也而先儒論以中訓極爲非何也

答所指各異中是無過不及之義極是無加之稱

問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易云易有太極此四說與周子所謂太極同異可分耶

答漢志謂函三則形氣已具非周子所謂太極也莊子謂道先太極則不以太極爲道而道又太極

上一箇空底物非周子所謂太極也老子云先天地生似指斯理而老子實非知理者也易所云易有太極就陰陽變化中言有此理下語又與周子不同然所謂理則一也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者也蓋漢志之太極莊子之太極雜陰陽而爲言者也老子之有物混成亦不得言理之妙

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邵子曰道爲太極朱子曰心猶陰陽也而邵子曰心爲太極邵子之異其說何也

答道是流行邵子之道爲太極以流行者言也心是統會邵子之心爲太極以統會者言也易之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云也朱子之心猶陰陽旣曰性猶太極云故也萬理同出一源曰統會萬物各具一理曰流行康節之說何嘗有異道是太極而心性非二物則復何爲疑

問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動靜天理也而朱子之以動靜皆屬乎動而却欠了靜一邊

何意也程子之動亦定靜亦定周子之主靜又却欠了動一邊亦何意也

答太極之有動靜天命之流行也其靜亦命之行也主天命而爲言也聖人合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主修道而爲言也

問伏羲作易起於一畫文王演易肇自乾元皆未嘗說到太極孔子贊易始言太極周子作圖又言無極言愈密而理愈晦何耶

答人自不知理豈逾晦人之不知學不傳也

問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道甚微妙器甚著現天

地形而下也乾坤形而上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形而下也其理卽形而上也君臣父子形而下也仁忠慈孝形而上也如一身之形體形而下也心性之理形而上也耳目形而下也聰明之理形而上也又如一物一器形而下也其理形而上也燈燭形而下也照物之理形而上也交椅形而下也可坐之理形而上也至如屈伸往來消長盈虛春秋寒暑終始晦明奇偶皆形而下也其理則形而上也凡有形有象可覩可聞者無非氣也如許其廣大著現而反以爲小無聲無臭不可聽不可見者理也如許其微妙而反

以爲大何也

答氣有限量而理無限量故也

問朱子曰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始推出氣質之性於易旣言陰陽五行之變而孟子之不言氣質之性何也

答凡道理到後來辨釋愈精密

問天地之理生之者微成之者盛故水生於陽而爲陰火生於陰而爲陽不特此也氣常勝理仁義禮智之理微水火金木土之氣盛終不可以微制盛而聖賢之敎每欲以理勝氣何也

答理不微氣不盛則聖賢又何爲教理雖微而益著氣雖盛而可變此聖賢之所以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化之人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氣常聽命於理者也問之不特此以上微與盛皆言氣也不特此以下微是理而盛是氣上下言勢亦有毫髮之異不可不知蓋生亦氣也而生之理理也

問天地造化之妙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而在人一身亦初生腎水又生心火水又生肝木火土又生肺金而父母卽天地也以至昆虫草木之生莫不稟五氣以成形此孔子所謂精氣爲物

精便是水氣便是火不過如此而於此便有氣化形化之所以分何也今見物有氣化而人無氣化亦何理也

答未有種類之初陰陽之氣合而生之謂氣化既有種類之後牝牡之形配而生之謂形化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程子云隕石無種麟亦無種厥初生民亦如是此氣化也今見物有氣化者無物處也夫人亦然先儒云海中島嶼稍大安知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如人着新衣便有蟣

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旣化後便以種生此理甚明

問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北溪陳氏一大塊水銀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之譬爲萬爲一何者爲理何者爲氣

答爲萬爲一者氣也所以爲萬爲一而圓無欠缺者理也自氣看之雖有大小離合之別自理看之都無損益盈縮之分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象是氣也形是質也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氣是虛質是實虛者聚而實者成如人

之噓呵出氣而成水然也凡有氣莫非天凡有質莫
非地氣質之外更無可指可論者今周天三百度之
下大地九州之上非天非地處如此其多何也
答太虛之間便有氣充塞無欠缺處出地以上無
非天古詩云坎得一尺地便是一尺天非是三百
六十度是天也只以日月星辰光所見處爲言爾
六合之內非質處便是氣非地處便是天
問圖以禮智換作中正何義也不曰仁義禮智而却
謂禮智仁義亦何義也
答圖本乎易易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

陰陽兩端而尤重中正又朱子曰中正較有力以禮或有中不中智或有正不正也智禮水火也水火爲五行之先圖主生出之序故先言智禮

問太極一動至於爲陰陽爲五行爲萬物莫有其差在人纔動便差何義也惟聖人無差是謂聖人與天同德而天又或不能無差冬熱夏寒顔淵之不得壽盜跖之善其終孔子之困於行女后之爲天子致旱於湯世有年於魯宣天之反不及於聖人亦何義也賢希聖聖希天則聖人反希不及聖人之天歟

答凡人之纔動有差氣使之然也聖人之無差得

氣之淸也天之或不能無差亦氣使之然也盖聖
人純得其淸凢人淸濁不齊天地之氣亦不齊故
朱子曰天地之性理也到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
之昏明厚薄夫不得其常爲變處變爲權在聖人
有處變之權而天則無是天普萬物而無心故也
明道先生曰聖人無情天無心〇聖人之氣比天
地愈精天地之氣比聖人猶雜故稟賦有人物之
殊時序有常變之異惟天地之性大本達道流行
發育無外無內不偏不二此所以聖希天也文王
之純亦不已者也

問動靜陰陽如一連環連續無欠缺處未知此環着在何處

答動靜陰陽着在動靜陰陽此環着在此環

問圖兩儀中旣有地五行中又有土是何以一物分作二物也

答地是對天說也有氣者無非天成質者無非地土是五行中成形之一物也邵子曰方者土也禹因畫州韓子曰草木山川皆地也朱子曰地言其大槩

問元亨利貞是太極也元亨是陽利貞是陰也元是

木亨是火利是金貞是水合而言之則不過如是所以各異其名使學者眩於名物何也

答太極是總言天地萬物之理理在天曰元亨利貞理在人曰仁義禮智陰陽以氣言也金木水火以物言也雖欲不二其名何可得也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此性字是理之本原耶抑氣質之異耶張南軒之指以爲本原何也朱子之或指爲氣質或指爲本原不一其論亦何義也

答各一其性之性卽氣質之性也但氣質之性實與本原之性同一性也或問恐學者莫知所從朱

子曰陰陽五行之爲性各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
又問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
氣也

問其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兩儀初判時耶其曰
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只擧此天地說耶並擧前天地
後天地說耶

答分陰分陽兩儀立焉然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
天命之所以流行也又曰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
○前後天地不須說惟邵子先天圖曰無極之前
陰含陽

問陰陽天也以氣言也剛柔地也以質言也仁義人
也以德言也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是也地
之道不外乎剛柔山川流峙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
義事親從兄是也天也地也如許其大而人以藐然
一身寄在其中乃敢與天地立而爲三一念之善景
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得與天地混然無間者
何義也

答陽中之陰陽卽陰陽也天道也陰中之陰陽卽
剛柔也地道也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
人道之極者仁義也其實皆一理也着於上而爲

天着於下而爲地着於中而爲人雖理無不同而以氣質言之在人者又稍精備吾之心卽天地之心也故無感不通

答人說

或曰瞽瞍當死舜可以竊負而逃子負父弟負兄逃其可乎答曰不然在舜則可在瞽瞍則不可當死則死何可逃也或曰不當死則可以不死所謂大杖則走者其是之謂乎答曰不然大杖則走子之於父也民之於君雖不當死亦不可去也或曰若然則今日之夫負妻戴父子兄弟相携而隱無乃未盡於道耶

陳東不避東市之誅李通怡然於南謫之日此君子之死生不貳者也答曰避有可避有不可東漢之張儉也我國之金湜也避有愧於順天安命而是實陳東李通之避死避謫者也吾事則異於是是非逃命於君父也是乃避隱於一時枉法之人也泛論則孰不曰彼雖蔑法罔上旣托君命以我爲隷則宜俛首以聽生死於其人乎精察乎理則不然也夫天也君也同一理也先以天命爲喩而繼以君命父命焉天雖假秦爲帝而商山之隱桃源之避實非得罪於天者也臨渭受刑築城被死豈皆樂義之民哉且吾百

年傳業今作亡家之人天雖亡漢亦不以劉禪之甘心忍辱服事曹魏爲順天知命必背城誓心圖存宗社如北地王諶也爲合義則於此可見避隱圖存反合天命而遵奉之不合天命者也親之天命既如是親之君命父命又有可驗者君命割幽燕與戎狄而幽燕之民不以被髮左衽服夷教順夷俗安夷刑者爲循命知義而又不以善避隱遠恥辱者爲不達於理也夫幽燕之民既無其君之命復爲中華之望而旣如是則況吾君國法凡公事枉抑有至三改伸之典乎今若徑出而委命於初度枉法之下則後雖欲

再三伸寃尚可得乎申生之就烹雖未及大舜之不死而然謂之恭者以父命更無歸正之路也我 君則不然有許再許三就正之道其敢先死於誣罔之初而不從吾 君累使辨理之仁法美意乎非但有違大舜之不死得不爲申生之罪人乎覗之君命父命又如是然則避隱不死以求歸正於天命於君命於父命皎然無疑或釋然而退因記其說以俟知者之辨

金隱字直伯說

民之生也直直者天所賦物所受者也此所謂天地

之間亭亭堂堂直上直下之正理也有或不直者氣
稟物欲之使然也物之不直揉而直之者其名爲檃
吾友金君希元惡曲喜直者也將冠其子而名之以
檃囑余字之余以直伯爲字曰不直則道不見苟欲
直之直之之道其不在檃乎檃之如何九容直其容
也九思直其思也敬以直內直其內也義以方外直
其外也自灑掃應對以至盡心知性無一事非直也
幼子常視毋誑直於始也七十不踰矩直於終也一
元之氣不直則絕浩然之氣不直則餒直之於君子
之道大矣哉直之功程小而小學書備矣大而大學

書盡之希元以大小二學曰教其子則名以隱而字以直伯不亦宜乎爰字孔嘉顧所以字之之義事親以直事君以直接朋友以直待妻子以直以直而生以直而死立天地以直貫古今以直不勝幸甚

銀娥傳

銀娥其名不知爲誰氏子也少喪父隨母流轉乞食於人年十三投跡於交河南村秀城守家秀城憐之衣食之越二年惜其容因以爲妾娥志慮淸明性質和婉女職事事不學亦能守宗室也早喪耦家有二妾娥寵爲專主中饋十餘年承上撫下恭且惠庭無

問言敏於文字嘗讀烈女傳處心行事動以爲式守年高多病自念娥美少或有厭倦意試娥曰我且死汝能守節乎抑有他耶娥慘然曰未可預言也屢問對輒如是守沉綿病席侍者俱困娥獨左右奉護帶不解藥必嘗小心敬謹久而愈謹雖至夜分跪伏其側一呼即唯守感其誠將歿以南村別業專付曰以之衣食任汝自爲若或他適與吾子孫娥哭踴頓絕截雙鬟斷二指以殉葬守制三年梳不上頭菜不入口設衣枕服用于舊榻上日侍其下夜晝不離奠祭盡禮喪畢不輟逾期逾戚每四時換節必製新服哭

而焚修窻户掃堂階如平生時隣婦具酒食造慰曰娘子妙年艷色獨閉空屋時日易邁如花零落良可惜也再說三說欲動娥意娥怫然不答杜户稱疾終身不對人坐語日讀女訓人間世事一不介懷菜根麥飯有時而絶所親相勸曰盍賣守所與以自潤乎娥曰賤貧傭丐之裔麤糲其分安忍手進賜筆跡向人斥賣以求美衣食乎守之一孫奉娥頗懃又勸畀守所與以爲生養死葬之地又不肯曰誰非進賜之子孫如此則專而不能咸慮非進賜心也且擅人財物市恩一人非我志也啜泣塊居嘔血成疾八年而

死年三十七守生時對客設酒必隱身酌水較輕重過謹卽諫養性憂疾出於至誠及爲孀室中器用雖至微細皆謹護完補曰主家舊物不可慢也用意誠懇不但愛所愛敬而已臨絶有言棺斂之宜從葬之願曲盡其情又錄先時遺衣服什物品目纖悉意在敬守而傳授之不敢自私也諸孫入治喪書冊几案筆硯枚枚秩秩各奠其所一如守所服用之日相與歎服而附葬之以遂其志云嗚呼美哉娥美質懿性不假修爲得之天而全其正王潤金剛終始惟一使人聞之凜然動心雖方古人亦無多讓誠使育德深閨

早承姆訓服禮循道以進其德其所就亦可想矣夫誓死兵革之間捐生慷慨之餘潔其身全其義者亦不多得況從容於無事之日老病盡其心不以流離瑣尾沮其行不以必守貞信固其寵華以義祭以禮貧窶不能易其操利害不能奪其志處事畏慎有同識理君子嗚呼其難矣士或稟陽剛之質平居讀書談道臨事不能蹈常執德以安其命失身貽譏者比比有焉獨何心哉

坡山成浩原境接交河頗聞娥行對彌說不離口邑草娥傳屬彌改作彌之龜峯舍益近交河南村

與秀城守往來交遊之言又與浩原聞同又秀城
孫女爲弼兄妻族婦逾聞其詳憑浩原傳謹改草
浩原傳外只數行而其他皆浩原傳也但隣婦不
義之諭一段守孫女云目所未經恐或非是自初
喪至終身未嘗見對人語後憑此傳　上聞而旌
門

祭金黃岡文

惟靈襟懷飄灑風格超邁身無瑑飾事去毛皮不忮
不求無峕無私長不七尺肖呑五湖童丱之日國學
宏儒弱冠之後經幄碩輔鶴立一世燭照千古羽儀

兩朝暉暎中國典籍在手籌謨由腹淸文敏識不學而能邈我殷師文獻無徵法吏拱手經儒醉心剔抉杷羅講往訂今虛來實歸數計龜卜鴻濛眼中天下一席外忽九容內篤心思行不自異淸良人知德不標高學恥名尊里閭歡心幼賤盡言門無停客問逾饗答官盛業貧望隆權弱兄弟怡怡笑語一室朝箸賓朋淡然如水苔生庭戶左經右史飛不盡翰議有所歸年之不永又將尤誰旣乖於人空合於天天又難憑惑滋甚焉朝習玉聲自公云召啓沃未半御藥無效瑤墀一尺死生爲訣皐比降天復已三浮生何

數奇死何恩殊朝天奉命年紀之衰道之云遠使我心悲病已膏肓換律來歸惠妾尚韶乳兒盈窠心懸魏闕未暇于家趨庭胤子學特千人賢者有後國之良臣憶在齠齔里擇其仁情洽鴒原義均鱣堂噫嘻其言燁燁其光在目在耳久而難忘伏惟尚饗

祭栗谷文

嗚呼哀哉天胡賦兄以溫潤和樂灑落淸通之資而不幷假以期耋之壽天胡修兄以仁恕誠明從容純粹之學而不兼畀以澤世之福使吾君信之如蓍龜位極崇班而賛化之末試其術使儒林仰之如山斗

名振中華而睢盱者指摘其間德之厚而祿之薄合
於古而乖於今優於理而短於數負一世經綸之望
荷千載際遇之渥若將有爲而擯擠之者非一卒乃
乾旋坤轉事機方新加額之手未下云亡之歎先至
轀王含香抑而終天此所以擧國中外上自有志下
至匹夫匹婦之愚驚擢呼哭失聲相弔雖未識面而
涕泗先下者也嗚呼哀哉吾道之在天地間或顯或
晦或抗或墜而終不至泯滅者得其位行其道世雖
或遠而修諸書明其道以淑諸人眞儒之任其責者
亦能相繼而不絕也程朱旣遠聖學益孤人慾橫流

天理將滅功利科擧之習日以誤人兄於平日奮然
興歎謂余志同共業篤鋭或對講而未洽又交書而
研窮兄之所是我或非之我之不然兄或然之糾紛
往復三十年于玆大之爲天地山川小之爲草木昆
虫陰陽鬼神之變誠幾動靜之妙近而灑掃應對遠
而盡性知命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聖賢之所未
窮夫婦之所可知行藏之義進修之方兄旣揆覈不
舍而我亦粗識其一二我以柴衛之賤一簞一瓢白
首空谷兄又叔世寡合投紱窮經相期百年庶卒斯
業中年兄被　聖明不世之知謂將推成己之功以

及于人而異論夭閼斯民不幸旣不能行此道於當
世又不能明此道於遺編使垂絶如綫之泒否晦而
莫之知天意誠不可知而鬼神誠不可測也嗚呼吾
兄果棄吾東方而至於斯耶叩之無聞問之不答悲
呼而莫我知已矣哉已矣哉如金之聲如玉之容不
可復見於今世矣何朋友講磨之有托而不之念耶
何門人開發之有恃而不之恤耶何後世修道之有
屬而不之憂耶何同朝縉紳謨議籌畫之倚以爲決
而不之顧耶何戍北將士擐甲周歲日望還我而不
之憐耶何政煩賦重流離鰥寡引領佇足活我生我

之有待而不之哀耶何　聖上兢惕憂懼之深都將
二百年　宗社付之一介臣冀有夏張而不之體不
之奉耶何生之遲回眷戀不忍斯世而何死之相絕
之深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吾兄有水湧山出之文
而吾不以文章稱有通今博古之見而吾不以多見
稱有牛解氷釋之識而吾不以能識稱有燭照數計
之智而吾不以智術稱有江河倒懸之辯而吾不以
善言稱恬淡寡慾而不以爲清盡言不諱而不以爲
直撫幼賤猶恐有傷而不以爲慈奉父母生死極其
情而不以爲孝處兄弟終始盡其愛而不以爲友接

人悃愊無華而不以爲信事　君至誠無隱而不以
爲忠者所望於吾兄渾然全體不欲以一藝一行而
成其名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吾兄天分超邁鳳翔
風表鶴立鷄羣雲開碧落月照氷壺上無所傳不待
而興敬信小學尊尚近思旁通史氏發揮諸經苟能
登擢不早充養有序優游隱約之中涵泳本原之地
累以功程積以時日精思者貫徹蓄貯者深厚續響
洙泗接源濂洛的有端緒載書垂後玩心乎文武之
未墜叔敎於日月之重光則其遇乎一時者舒亦無
憾也卷亦無憾也其體天地之正任造化之運爲斯

道爲斯人者固無損益於其間也今乃不然修於幽獨未發之前者未及乎逾精逾密而望於設施事爲之間者反有以太露太速軒晃煌耀於下帷之時陰沴蝃蝀於當軸之日求退不得大限俄窮在身者有啗蔗未窮之歎入人者有時雨未洽之恨誠所謂造物之所戲而吾道之將窮也天之期下地降斯人之意竟安在哉嗚呼哀哉兄於平日許我以於道體有所見晩來所論漸無異同我於學問上或有新見衆人皆以爲疑而惟兄獨信之顯晦雖殊相期相待之心白首逾大任重道遠共抱終身之憂那知今日遽

先吾而死耶死而有知其亦知吾之戚戚也吾言之而和者誰歟吾行之而酬者誰歟此子朱子所謂任左肱而失右臂者也此所以吾之哀號痛惜獨異於衆人者也嗚呼吾生先兄二歲今年五十有一也以兄之如許精神而不能保如此況我之衰朽殘劣亦何能久於世乎只祈修身補過相見於地下而已復何有心於人間世哉雖然與吾兄相許之深不可以生死而殊異則未死前日月是皆報吾兄用力之地也敢不履平地若深淵惕若於桑榆之末卒有所成就而不相負於冥冥之中也耶嗚呼言有竆而情不

終淚有盡而痛無極知乎不知長慟欲絕伏惟尚饗

祭寒暄靜庵兩先生文

惟萬曆二十一年歲次癸巳九月壬子朔七日戊午宋翼弼謹以酒果之奠敬獻于寒暄先生文敬公靜庵先生文正公兩賢祠下崒乎泰山昭乎日月生死禍福浮雲起滅世變千換存者惟一千是一朝一乃千秋合天違人何怨何尤邈矣箕疇文獻無徵靡二先生此道誰弘九萬迢迢羽折初飛涪州講學嶺眉增輝調高和絕羣狂齊怒駭機蹯武不但伐樹達不兼濟窮未立言將明復晦天喪斯文今來祠下庭草

長春天外斜陽霽色猶新小子何幸猥謫長沙之一位
相對萬里天涯蒙 恩南首灑掃辭歸 王業益艱
吾道逾危不泯者存我又何悲

熙川有兩賢祠金斯文重晦氏爲方伯時所立李
栗谷有記于壁盖寒暄先生謫來于熙川靜庵先
生受學于謫所追慕有祠而祠又因亂荒廢可悲
也

祭仲兄默庵文

嗚呼哀哉兄其已死耶弟生於兄生七年受氣偏虛
兄不病而弟病兄未衰而弟衰常謂生雖後兄之遠

而死必先兄也那知今日兄死先我也嗚呼哀哉先
父母年享八十且有餘歲伯兄今年七十有六而眠
食猶少年人皆指我門爲壽門而兄何今日經其伯
兄而先死耶嗚呼哀哉兄於平日慮遠識長言時治
亂而有符說人死生而憂中常自操遐壽而人皆信
之今何獨不然耶嗚呼哀哉兵火經年或闔門被禍
或獨子而不免或兄弟連死吾兄弟四老人白首道
服超然保存有若太平人人皆稱慶於厄窮之中而
兄何今日使兄弟失此慶耶嗚呼哀哉弟自甲子一
周之後秋盡抵冬氣血日益微疾病日益加忽然懼

一朝溘然先朝露載危喘馳驅於積雪層氷之中四日而至兄所經一旬爲別別後七日而兄訃在其日是別爲永別耶丁寧在耳之言趂明春爲同居之計期之何密而背之何忽耶生何相愛之深而死何相忘之速耶嗚呼哀哉吟病憂懼朝暮待死之弟尚存於世而壽門不病之兄其果先死耶兄之先見之明其果有餘於人而不足於己耶四老俱存之慶其果得之於兵火之危而失之於笑語之安耶吾未之信也兄於奉己以約爲尚弟於衣服必愼寒暖之節而兄笑其泰弟於飲食必分損益之性而兄笑其擇弟

於寢處必欲其適而兄笑其任便弟於起居必欲其時而兄笑其近慢櫛沐盥潄或伸或屈之变兄皆笑弟之煩衣寒而不敢襲食麄而必飽之臨事則殫筋力不惜之有會則犯寒暑不違之微瑣之接必盡其情早幼之疾親訪醫藥終以勤勤懇懇儉素之德而夭閼百年天於吾門兄弟之壽非偏有厚薄人事勞逸之報自不得不異也其果信然耶弟以德薄而苟存兄以行篤而先逝寧有是理耶又未可信也死生脩短孰主張是抑蒼茫無端而付諸不可知也耶顏子三十而云亾德非不厚也邵翁時有不出會有不

赴小車行處十二行窩則自愼自重爲如何耶乃與
自貶自損之吾兄同得六十有七之壽而無所加損
則攝生之滚淺疎密亦未暇議爲也嗚呼哀哉吾門
寒賤事事艱辛弟又晩生學言於鶴髮之下況有季
弟又晩於吾耶撫育提哺之勤有不可忍言者雖然
皆畢婚娶有子有孫秩秩成行盈席於父母之前長
兄已成白首而猶執定省之禮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之樂實非富貴家人力之所能致者自懷果食雚愛
日泣樹之年以至負土攀栢履霜露廢蓼莪之日兄
弟四人連襟共被喜則同喜憂則同憂笑語哭泣莫

不皆然友愛之情窮而逾篤老而逾深常欲聚居一室以盡餘生忽被憸人嫁禍一東一西繼有海寇三都覆没家亾國破未見中興兄又先死尤可慟也季弟末路取謗頗劇兄每戒我曰季於諸兄惟汝是畏汝愛季之才不加嚴責季之取謗實由於汝今而思之益深悲慘昔時同歡莫非父母之餘澤而今日喪亂是皆子弟之非德嗚呼哀哉吾兄質素沉靜自少喜深居不逐外物性所然也成童之後闔門外山棚自頼游觀之壓死者甚衆父母憂之遍令招尋出自深戶曰吾豈隨人玩戲者耶咸以爲有大人氣度妹

夫王孫也伯兄以下頗有聲色之習弟於幼時引正
非之惟兄信弟說不以卑少而忽之吾門之以聲色
爲戒實由兄始武才絕倫以妨讀書而棄之不偏慕
古有隨時適用之材人之淺知兄者有比之有宋韓
富云時尚交遊而兄以無實而恥之時尚理學而兄
以逐名而愧之嘗曰脚踏實地是乃學吾門丙戌禍
起之前私語於弟曰天文文星有變禍必起於文多
士蒙辱言果有驗凡一家未然之幾亦有先見之明
而未能從焉皆有弟無狀之致到今追念失聲欲絕
嗚呼哀哉兄其已死耶人孰無子兄獨無後人孰無

兄兄獨臨死而不得見人孰無弟弟罪負神明而病不分痛哭不憑尸聞訃於旣窆之後服麻於沉病之日人孰無死死而含慟更有如兄者耶掩土千里禮成於友人之手子孑二孀叩地叫天嗚呼曷歸有妻有女而更有如兄者耶嗚呼哀哉兄其已死耶時丁大亂國內遑遑伯兄寄跡關西而諸子不得爲養季弟流落海東而消息久斷吾方寓身於猪塞之萬疊山中而老幼呼飢將相續而隨兄於九泉之下亦何能久於斯世耶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正謂此也嗚呼哀哉尙有不朽

之名死之先後遠近亦何關也苟有不朽之實名之傳不傳人之知不知又何關也今兄之死也旣無子孫又無朋友又無受業後生之可知心跡者回看一世有淚如瀉旣曰傳不傳知不知何關而又欲言之不已亦可悲也嗚呼哀哉兄其知耶其不知也耶尚饗

梳貼銘 以下銘二首

頭上有垢旣去還生一日或間濁穢其萠曉起千梳目與心明

筆匣銘

腹淺易盈口濶無隱外方內廉君子所近

伯嫂崔氏哀辭 以下哀辭一首

俛首上堂聽訓誡兮恭且不違三十有歲被祁兮采蘩采蘋齋沐尸之幾秋幾春丁太平多麥與黍兮儀無虧爲婦爲母我伯氏兮白首好禮日拜廟兮兄兄弟弟龜之陽兮花正開酒盈觴兮去復來擬造端之自家兮外若簡而內以和詠樛木兮恩均無虛苟兮任天眞篤追遠而宇下兮一二家慕而相化彼憸人兮嫁禍家先危而國破山呼芎兮井有徑行跋躓兮跡絶飢燕巢林兮血濺金玉草爲食兮木頭宿痤長

子於賊邊兮哭吞聲而西旋踏良席兮月幾彀成永訣於一遘昔嫂氏之返馬入門兮余實深仲虞之恩年雖逾昌黎之亂兮禮未戴馬援之冠誰知晩踏藍關之白雪兮還見指余撫兒之日未遂成家相致汝之志兮遠效孔伋拜哭之位一杯土兮他山雖有靡托之悲干戈定道路通豈無返葬之期

龜峯先生集卷之三

龜峯先生集卷之四

玄繩編上一作辨論書尺

玄繩編序

吾與牛溪栗谷最相善今皆去世吾獨生能復幾日而隨死耶迷子就大會於兵火散亾之餘収拾二友書尺及吾所報答私稿及雜錄畧干紙以示余遂合以成帙爲未死前觀感之資且欲傳之一家云萬曆己亥仲春宋翼弼題

答叔獻書别紙

北溪陳氏曰且如一件事物來接着在內主宰者

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者是情裏面有介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夫當喜怒而動出來喜怒者情也不當喜怒而動出來喜怒者亦情也當而出來者善也不當而出來者不善也故善不善皆情也苟必發於當而不發於不當則皆當而無不當意之運用底意安在出來之有當不當故運用之有能使不當者當之之功

朱子曰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畏

情只發於善而不發於不善則朱子難制之戒明道

外誘之懼何指夫心者該寂感貫動靜該而貫之者
旣得其正則感與動安得不善故情之有善不善心
之正未正時也情之無不善心之已正後也發皆中
節卽情之無不善也
朱子曰聖人氣淸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
者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
所謂聖人之情不亂者非不謂皆善也所謂學者之
節其情者非不謂或有不善耶不能皆善故貴聖人
之不亂時有不善故訓學者以節之
或問性善而情不善乎程子曰情者性之動也要

歸於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所謂何得以不善名之者不可以專言不善也原於
性命之正者固無不善原於形氣之私者亦何能皆
善惟聰明睿智者情無不善以能盡其性也自其下
則有善有不善○旣舉先儒之說而以已意明其義
又申之以已說焉夫未動是性已動是情而包未動
已動者爲心心所以統性情也譬之水心猶水也性
水之靜也情水之動也四端單舉其流也七情並言
其波也水不能無流而亦不可無波波之在平地而
波之溶溶者波之得其正也波之遇沙石而波之洶

汹者波之不得其正也雖然豈以溶溶者爲波而汹汹者不爲波哉故曰情有善不善也夫引平地溶溶之波而返走沙石者意也引沙石汹汹之波而還走平地者亦意也是以聖人之情無沙石汹汹之時顔子之情雖或汹汹於三月之後而能使汹汹者溶溶焉常人之情一汹汹一溶溶而可使爲汹汹可使爲溶溶盃斝之情旣在沙石又引沙石汹汹焉無溶溶之少間然而四端之流無時或息情之無不善云者拈出四端也情之有善不善云者統言七情也

又答叔獻書

吾兄以鄙說爲皆可而但以爲不善專是情愚恐未然也朱子曰爲不善情之遷於物而然也盖發不中節固可謂不善而不可謂爲不善也情雖發或不善而至於爲不善則意豈無運用之效是故朱子先擧施諸事物上顯然已作之不善曰是其初情之遷於物而然也然者謂爲不善也情之遷於物旣是爲不善則又何必更着而然二字而以爲不善加一般重意於遷物之上乎遷於物者情也指發不中節底時爲不善者意也指運用底後故曰遷於物者情也爲不善者意也兄又云性水之源此亦未盡兄意豈不

曰心統性情向裏是性向外是情而以源喻性也但旣以理之着在人身上論之而又以性爲源則似涉於當初自上天命之之云而不合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喻朱子曰性猶水之靜情猶水之流斯無間然矣謹復

與叔獻書別紙

以蔡邕所作郭林宗碑文觀之林宗壽纔四十二其生順帝永建三年戊辰也其卒靈帝建寧二年己酉也綱目書黃憲卒在安帝延光元年壬戌則憲死後七年林宗始生也安得發汪汪之稱美於未生前耶

蔡邕以一時之人歷舉有道生死甚詳而且嘆不壽
此頗難曉若謂黃憲卒史之誤書於前則又黃憲無
一語及黨錮事亦未可知也史多此類可嘆

答叔獻別紙

溽暑挾靈人氣不寧向戀方深忽承情翰憑審道
況冲裕何慰如之珥氣稍蘇耳未拜諫長時具陳
情小疏言不可輕進素食之義且請恬退疏未上
而 召以諫長尤增惶恐欲待厥疏 發落以定
行止而疏上之後自 上即命遞諫長不待珥更
辭矣從此可免紛紜除拜得以遂其優游之志此

則幸甚但優游中工夫事業不可不惜寸陰此則仰恃吾兄有以提撕警策使不至虛作野人也西歸之思浩然而發加以家人避病奔竄尤不可不亟往護視故念間發西軔耳第恨　國恩未由上報此不無耿耿耳示諭別紙果如伯喈碑文則綱目誤矣但綱目經朱子之手以朱子之博學豈不見此碑文乎且此碑文不類兩漢文章頗似晉宋間浮麗之文此亦可恠徐俟更考耳相準似遠未前瑑齋爲禱浩原無恙矣蔡碑文出於何書切欲知之六月十七日珥拜

尊兄以綱目爲經朱子之手而欲盡信之恐未然也綱目只以凡例規模屬人爲之其未照管處甚多又碑文之不似伯喈作亦無據東漢文章體段類如是亦未可輕易斷定後人若效蔡作則其年次空傍史而不須差違以起後疑也只合闕疑以俟知者之辨如何如何

記牛溪栗谷書後

伏問比來學履靜養安和否馳仰不可言前者魚君之訪奉承手札兼領松花之餌其後又拜栗谷抵書展讀三復益深傾馳第審賢胤未康入城省

視憂念作客之餘未委起居何如仰慮仰慮卽日
冬溫想疾處俱安已返田廬否渾奉別之後一向
勤慕殆同新契亟欲奉一書相聞而村中催科如
蝟毛未得便暇及承來喻始知入城而貞陵舊里
亦無諳委之人是以遷延未能愧恨無已道窟之
事謹悉來敎尙恐期日太遠人謀或有遷就也竊
觀古人雖大賢之資尙不能無待於師友之旁助
況後學之疎略乎如渾廢疾終日昏昏摧頽消沮
於窮獨之中者日甚一日間或奉接於一世之賢
俊則慨然有竪立之意稍覺數日氣味之厚此豈

吾之所能自辨耶不論講論之益而扶植本原之功爲尤重也賢兄高明超邁獨至無助然道體易偏人見無盡安可謂全無所資於人耶頃與叔獻相語以此意渠亦竦然儻使道窟屋成賢兄掛牌秉拂於其中與後生輩周旋則敎學相長之益不可誣也其與遠入長山滅跡於麋鹿之鄉者得失相萬矣伏願前定不貽築室先鄉以爲不動之計然後道窟亦可成矣來書有觀此事以爲去留此恐爲倒說深慮深慮道窟亦非湖湘之地然叔獻時來參尋四方之士亦當有至者渾則追陪下席

竊自比於答問之一豈非吾之大幸耶伏惟湲諒之幸甚幸甚松花良餌珎感無比近看本草有䅘花難久之言恐此爲稍失眞性修服多年宿諳其性幸有以叜教也兎絲子三升送上一升半爲新採其餘入小俗者爲前歲之䅘䅘藏謹密無所損也試服之爲祝不宣丙子十月念一日渾拜病困草草恐悚

謹問侍候何如戀仰戀仰頊受由來坡期限甚促雖欲歷拜不可得也可恨㢊㢉受覊不知能忍幾許時耶熊潭事切欲一見方叔細論而迄不能得

可知卯酉無暇也若此度却光陰終至做什麽事乎初二日欲與浩原作夜話君若健人則或可臨陋奈不能冒寒何可歎可歎十一月二十九日珥拜

魚公之來獲承惠手簡披閱欣感如對雅儀第審調況尚未康復戀慮亦極珥緣客煩不能邀浩原昨日投宿厥家今日始還耳熊潭事若成則幸可言耶當扣方叔若蒙許諾則築室之費珥亦略助爲計且下示進退之義是平日鹵莽所講也敢不敬佩第念久速有義雖不可貪戀亦不可悻悻此

事言不可悉也十二月三日琠拜
十六日便回伏承手札恭審安達南村慰幸慰幸
第未知風雪中還家氣味何似馳溸正溪山中三
日之會溪荷不鄙之賜陪奉誨言聞所未聞察已
病而觀人善其有發於昏耗大矣幸甚幸甚今又
展讀轉覺四十非之語令人尤慨然也第恨觀理
少定見敬身欠整肅競辨起而戲謔多恭已少而
和敬失皆主人之陋也拜謝拜謝蒙喻道窟換田
之旨不勝欣聳如今不決之論可謂定矣卽修書
沈君以致其意耳雖然以賢兄之清疏脫略常有

超世獨立之志馳神泉石意思歆動又有利害二三言計多岐之惑則鄙人猶慮來言之易易也千萬不退轉至祝至祝且僕卧田間垂四十年飽諳田家之事請言佃人之態夫佃人之傭耕也志不著於其誠力不盡於其勤隨衆而循循悠悠而卒歲知斯而已及其出分而爲其家也凌晨而作其容欽欽望田而趨其行促促內志達於四體外業積於勤勤村人遇之皆知其爲非昔日之佃客也夫然後知其人之爲己務實眞心立而實功行也嗚呼今之君子爲學皆大家之佃客也鄙人詳於

農能望其外而知之矣如何如何斯言鄙且俚不足以爲獻然不可不使金希元知之非但希元知之希元之先生亦宜知之如渾者謹已自言而自知之矣盍相與勉之哉道窟之盜非所憂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盜賊無常居亦聞交河多盜盜非君子所宜憂也自此何以嗣音臨書黯黯不宣丁丑仲春旬八渾拜神昏草悚

比日寒風徹骨病人寂不堪此時仰戀尊兄尤切於懷不審攝養起居何如奉別以後不聞安信尤不任其懸懸也其後日族魚彥休歸路相過裁書

置床頭恠其久不至今聞已過去愧歎奚矣前修鄙書同封送納且有問魚君一書並乞傳布幸甚幸甚道窟換田問于方叔答以許之而又有吾曾有卜築此地之語是雖空言而似當撓吾黨之淺望矣然徐俟其定亦未晩也且未知安峽山川可居云否鄙人拙計每思人生强半餘日幾許唯當汲汲定居數間茅屋一架書冊酣飫其中粗窺一斑道理是爲至切至重事豈合奔走道路求田問舍費了殘生雖使淸溪白石環繞門前何益身心道德而日月如流衰老猝至因而溘死空負一生

者多矣顧兄毋如叔獻之易其言計也前日山中之會殊慰鈍滯之望第恨分手之遽使淸歡無多也展讀兄書轉覺四十非之語令人凜有感於斯中夜而作不覺慨然老兄其亦毋忽於此言也專使奉此伏冀回賜安信不宣丁丑仲春念八日渾拜虛損日增流汗如產婦可悶

謹問邇來道況何如戀仰戀仰頃者奴來得承兩度手簡甚慰遠懷珥緣妻妾避寓山中屋舍虧疎婦人多畏不能奄棄還坡山必待新築稍成可使妻妾入接然後乃可還也還期當在孟秋之末相奉

似遠思之悵惘姪輩進學座下誠得其所第慮脩敎費力耳安峽溪山誠可愛玩田土亦肥可以考槃事之成不成在於力之如何耳魚君已還耶此君定居則兄業亦成矣珥則初無移卜之計但兄弟當會坡山人夥糧少故欲作農墅以添數月之糧兄若卜居則珥亦築數間以爲相從之所爲計見得李膺書無意移居可歎卜居之事須是自定魚君若還則伏冀同往更見早定何如李膺答書適便忙當俟後便丁丑四月十九日珥拜

道窩即坡山之熊潭也水石不淸曠土又不饒兼之

與叔獻夏卜于安峽之干麋而先築書室于龜山之
松楸下其後安峽亦未得成就焉初以龜山濱海多
風不宜病人欲卜得好山水或雲谷或屛巖或上院
指點十餘區旣無物力又嬰疾病竟未一遂焉

答叔獻書

花石佳會杳然如夢追思悵惘因沈仲悟得承手
簡感慰滚仰卽今道況何如前日之會連値外客
講論未穩追恨追恨玥因事到西湖適被　恩命
拜詮曹叅議進退狼狽可悶可憫揆以出處之義
則只合退歸更有何疑第今近事日非士林横潰

國勢岌岌莫如今日如珥者受　國厚恩似當忘
身殉　國朋友多有以此相責者亦似有理未知
雅意如何精思回諭切仰切仰　國勢若下於今
日一等則將有捐生赴難之舉與其已敗而捐生
寧救止於未敗爲得也今日與珥叙別桂林亭子
之時逈不同矣殊可痛哭流涕矣十月三十日珥
拜進奴持糧矣

謹承遠示仁民殉國之意溢於言表不覺長歎吾兄
早應科第未定進退之際爵已高義已潑出處之節
與起身草萊以道自重者或似不同苟能有補時事

延國脉扶士林解民倒懸則吾兄雖白首紅塵愚同
武子亦無所愧第未知上未得君下無知已而顧能
有施設者乎今日之出如召之役往役之義能當其
役則可以出矣不治役而赴其召在小民亦不爲也
伏願勿爲輕動以全吾義使衰叔尸素有所愧怍是
亦報君之一義也無使悔吝生乎動而幷有人其從
之幸甚鄙人身雖山野仰觀俯察憂已深矣如或外
寇乘時終歲饑饉之民其能爲上死敵耶雖欲安居
林下與二三道友從容詩禮亦何得也持危於未甚
是亦不果忘國愛物之盛心也實在吾兄自度一出

一入有功無功處得其中此非愚見之所及更仰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無如向日之往來頻頻竟無所事也苟無所事莫如不爲今日之事出非不可出而無所事不可○忌身殉國於亡國之日只有同死之義今日之動與此不同如無王謝漢晉之功決不可爲今承欲出之書旣一賀矣若聞拜命治任將再賀三賀不一賀而已謹復

題缺

缺程端蒙字訓心之所之趨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謂志皆由是焉四字不穩趨向期必是乃志也若曰

皆由是焉則似心訓也非志訓也無此四字爲是

答浩原書

示留爲外懼者謂雖留此患不至云云者也齊病異此病存則身亡病去則身在一存一亡不可與同者也何可以是爲比止謗之道亦豈身入長山大谷絕跡人世然後爲得也近來深思治病莫如無慾藥物爲下止謗莫如時然後言避世爲外苟不治原藥何有爲避何有補哉此外禍福一任聽天之爲而已又何慮爲

答浩原別紙

古云聖人與天合德而天多可疑治亂之不常聖人之不得位不得壽天之如是何也溪有惑焉云云

云

不得其常爲變處變爲權在聖人有處變之權而天則無是天普萬物而無心故也

别來懸慕日劇忽承手札諭而復之恭審道履愆違仰慮殊甚運自兄還後一向虛損殆不復支晦日得齒痛晝夜大痛出入息不及廻旋氣息垂絶病人精力餘存者幾許自苦如此不如無生之便利可歎可歎兼又家僕卧病垂死日日爲走避之

計所以欲伻人取藥而未果數日以來粗爲安迫
耳通津行未嘗一日忘渾若未死終必得之此時
信病齋下乃大願也前書處變爲權四字精深簡
當不勝服義渾當納一拜於老兄矣獲聞斯義諸
兄之賜也天眞丸拜賜珎感珎感無以報也叔獻
無事生事資糧已竭坐滯津上兼有暑疾殊可念
也伯生遠致專問此友相厚之義殊篤無以爲報
也鄙人每仰渠疎淡自與鄙夫患失氣象不類而
盡心　王室爲時淸流補益不小豈不可好耶弟
少堅凝力量凡於傾危交煽之言未能不動深恐

棄之而去益無可恃也願兄力扶護之至祝至祝
此在世道差非小益所以出位言之願有以會我
意也魚彥休前還布謝悃願亦傳告伏惟尊照朝
處草謝不一戊寅六月初五日渾拜

答叔獻書

謹問道況卽今何如前在海鄉謹承手字備悉道
履愆和至於左臂不仁深用驚憂不能已已想今
差息矣珥今在栗谷來初三日將陪寡嫂西行凡
事忽忽不能進拜兄又難出恐失邂逅歎恨罔喻
兄若平康則二十六七日間可一枉否珥則拘於

職名未遽尤難一進也成性之說每以涵養成甚
生氣質例之故看作氣質之性今承來說又見朱
子語類以爲成性猶云踐形云若然則當看作本
然之性矣成性存存之成性乃渾成底性也知禮
成性之成性乃謂以知禮成其性云爾文義不同
而性則皆似指本然之性也語類文字有些未瑩
處更思爲計今送交河了簡照傳切仰尊伯氏前
問安季氏無恙否戀戀殊切二月二十四日珥拜
別後消息渺茫戀懷日積卽日溫暖道況何如珥
凡百粗保只是傍無畏友耳絕規警學力日退是

湲可懼耳尺間兄與賢季暮春之初訪浩原信宿恨不參席末也小學輯註想多疵亢伏乞細評付標送于浩原處且留跋語切仰切仰須因無事周覽海州山北泉石得一瀑布長可准朴淵但巖非斗起而橫臥故水勢逶迤布流巖上此不及朴淵之壯耳水淸巖潔使人愛玩盡日忘歸適有山人請構屋其側鄉士亦有助者屋就則殊可棲息而去珥家只二十餘里往返之路亦平易願兄與季鷹一來同宿臥聽風雷也習與性成之說更檢看商書則伊尹之言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旣云不

義性成則其爲氣質之性明矣成性之論則朱子以爲如踐形云然則性成之性氣質之性也成性之性本然之性也如此看何如更思回示伏望己卯四月十二日珥拜

去春花石宿約未成暮年離思有增前昔賢兄已定之幽棲隱跡忘世兩爲閑人不得連扉讀書以遂初志斯亦命也某受灸餌藥未試醫語一榻呻吟坐待瞑目心神昏之所學日亡永負吾兄期待之重深用愧懼垂示山北水石明麗可玩又有構舍相宿之許苟有餘命可致兄側携李一副近看時事日益紛紜雲

谷如不可共妻孥爲生今秋欲合處于龜峯一定單
瓢更不遷易耳以成性之性爲本然以性成之性爲
氣質兄見未盡豈以一字上下便別文義兄只爲商
書玆乃不義習與性成之說爲此論也某見則此與
習慣如自然之語同義習之旣久還同本然云也本
然者本然之性也且朱子曰知禮成性之說同習與
性成之意則更何爲疑朱子旣以成性性成爲一而
又以成性論以本然者非一以此爲定勿生他意如
何如何小學輯註當如敎考較付以已見送于浩原
跋亦依示述上是料今觀古人註習與性成處論語

小學近思錄性理羣書或稱本然或稱氣質無定見呵呵空一以朱子語爲斷謹復

答叔獻書

一別音斷甚苦懸想玆承辱復感慰良深但偏證未瘳云煎念罔喻罔喻浴泉或可見效試之爲良如兄資高見明可以大進而乃爲二竪所撓不能安居修業進德豈非命耶可歎可歎珥九百粗遣雖一味窘乏而山中寂寥却無閑是非是可樂也習與性成之說高諭殊未相契大抵說經先得本文義然後可以旁及此四字本出商書伊尹之意

則曰太甲不義之習久而慣熟若出於天性云爾更無他意天性如文王天性聰明至如今人論人物曰某人性本云云此是氣質之性也若做本然之性則不義二字襯貼不得上下文義各成胡越不問義理何如而文字已不通矣此外旁引之說則合則取之不合則舍之耳何必爲彼牽制而曲爲之辭乎老兄善思若虛心不主先見而更思之則必曉然無疑矣伊尹則以惡爲性成程子則以善爲性成或以惡成或以善成豈非同爲氣質之性乎朱子之說雖或如此或是記錄之誤或是少

時之說未可知也曷如伊尹口道底經孔子刪取者之爲可信乎未審高見如何如何若如兄說不善之習亦同本然之性云爾則恐不成義理也交河所傳文記送于城西小家爲得尹甥議親事淡合鄙意當勸成之兄亦留意何如季鷹忙未上札所懷如右偬忙不宣己卯五月十二日珥拜

向戀日積忽因浩原便得承中元日手書感慰不已信後道況何如似聞又遭舐犢之悲未知信然否是第幾稚耶驚悼罔喻天何不祐善人至此極耶想惟安之若命不至過傷也珥杜門依昔無可

言者性成之說來說亦不爲無理但古人所引文字以本義觀之透僻不通然後乃可求他義也今者程子性成之說以本義觀之乃少成若天性之義也十分通得而乃求他義何耶朱子所論本文時未檢看徐當考出爲計來諭專心讀書日新已德者眞鄙人所當服膺也感佩感佩但審欲移家屬入山益深從此影響尤難相接不勝悽黯之至第恐兄之物力不能辨此也舟到楊江果有是計火色尚盛退然中止末由一奉可歎去月以書寄浩原倩傳未知下照否季氏今在何處恭承寄問

渙慰渙慰戒昜之辭敢不虛受珥受　國厚恩常切仰報之念有時不免輕發眞是屈原之病也有時不覺自笑況傍觀識者豈不發笑乎每欲匹馬獨往以叩幽扃而不可得徒切馳慕頃秋凉漸生伏惟二兄爲道益珍己卯八月六日珥拜

仲秋晦㬪奉六日八日書遥慰夢想某連歲哭兒白髮滿頭每想程大中至喪明道先生而以理自遣也吾兄言不用計不施辭歸非一今又遠緘文字冀迴世道其身之不能於前歲而語言之欲救於今日前歲之與今日不啻千百難易則是非偏於憂國過於

犯冒耶亦無異辭歸之婦擅主中饋能不爲室人之輕侮而傍觀者笑詆乎苟能使主家一朝廻心召延入室則治家節目次第擧行而門僮庭僕自無分背之患矣此某之每以格君心有望於吾兄者也吾兄今日之擧無異馮婦之復下車而孟子之再發棠也朱子以天下爲已任而章奏相望亦或焚草不達者爲其不可救而禍有甚也深慮禍機不測以吾言爲赤幟吾兄所聞無異僕所聞兄夫人敎胎之慶已諭七月之傳也以吾言爲赤幟曾奉季涵書季涵自爲此說恐或如是而兄書云云兄言想必自季涵來而

季涵又轉一層也世道多私如訟家借重爲助然某言則必無借矣僕蹤微地僻罕接人面朝暮待死亦未免左之疑右右之疑左相猜互訐出入於齒頰中實緣與尊兄諸輩往來音信或讀古人書心知是非之所致也欲自今爲喑爲愚以避世鋒入山入林之恐未深邃也成性之爲本然易繫辭大學或問朱子語類明載之矣性成之同成性朱子語見近思錄第二卷知崇天也之註小學兒註已盡付標於可疑處亦記已說當送浩原使閱而傳兒謹奉復

懸慕中謹承八月二十九日下書勤誨縷縷感荷

感荷信後消息復如何秋老寒生且承偏虛之疾至今未瘳仰慮仰慮且審秋事不實又將移家入溪尤用悵惘溪念也珥杜門如昨他無可言示喩溪切敢不欽服欽服珥非不知過忠爲偏而自不能止抑從今以後庶知自處矣促來示所謂孟子之去齊與珥休官有些不同此等處不可泥着陳跡恐當更思若孟子在他國則齊宣王被圍必無赴救之理如珥則能坐視 主上之危急乎此恐非一律也其間曲折則珥固有過中處矣服膺來訓切切計切切計赤幟云云者果出於李涵貽浩原書

矣其他云云者亦以爲草茅志同之士皆非之云
而指兄與浩原則兄必叓語他人矣此不足言但
如兄遯世潛藏而未免出入人口此可歎也喪子
而理遣固難爲力但亦須知命樂天何至今尚未
忘懷耶珥明春決歸栗谷此時毋違作會于一處
幸甚餘具別紙尹聃之行寄上一狀玆不一已卯
九月二十三日珥拜

答浩原書別紙

謹問侍况何似馳仰馳仰城裏勤訪乃蒙舊意而
病旣困之境又煩囂雖荷提誨之賜而未辨領解

且多有發端而未竟之說歸來尋繹良增追慕竊以所講之義只爲下語輕重之際鈍根者有所窒礙而未達如其叔獻之超然則一語之外不用言句太多矣渾更於此粗解語意後日之見當以奉質焉就中春川大丈之事其時直述所由而已退而思之頗爲未可幸乞深察鄙意不至再擧言議何如渾在城時客有吟君僧到何山宿未廻之句渾竊愛其蕭然出塵願於閑中時時吟詠瓊什以發我淸曠之氣幸一吟卑棲寬閑寂寞之趣以寄山中也求尋山水之行未知作於今秋耶如蒙歸

路柱顧於牛溪則可以從容一室陶冩不盡之懷
矣潑企潑企季膺侍下未能各狀鄙懷如右巳秋
八月四日渾病草
先儒之於詩朱子詩最多是所謂無所不通也明道
詩淸曠而傳者無多伊川則以不欲作閑言語止之
後學終不能學朱子則莫如不爲之爲得

答浩原書

冬寒始盛伏惟靜養神相冲勝區區懷仰之私盖
不可以言喻自向陽奉別以還專使馳問之計未
嘗一日忘而田家收稼催租之務極冗又堂兄歸

葬諸役皆由此辨是以尤不能送人殊負宿志愧恨千萬比來冬溫舒解病人最難將理數日忽成嚴冱尤不可抵當寒勢未委尊兄近日起居稍勝於奉拜之時否乎叔獻尊兄書來此旣久今乃送納其時蒙許開折故敢發封一讀知渠鋒頴專屈於老兄意味平和極可慰也且向陽一會自是難得之事而客至未靜似不成模樣殊可恨也然奉兄數日有以服仰尊兄英發不可及處旣別而思殊警昏蔽不勝感幸也第病物昏昏垂死每愁沮於憂患物欲之侵不能自拔則安得日日相從於

東阡北陌之間以攄欲見不見之懷乎言不可盡
臨書悵惘而已别紙有小稟正不宣己卯十一月
初六日渾再拜
伏奉今月八日書三紙繼承六日專使二紙書情義
俱湲石潭兄書並至開緘三復病若去體不但心知
處長進而已謝仰謝仰衰叔謗毁或有自家致之者
或有自他倘來者自家之致宜加戒愼而自他倘來
亦不能無少助惕畏則苟善用之何莫非爲吾勸勉
之地石潭兄容受人言别有過人處非物我無阻氣
像平和能若是耶衰年斷欲養生要訣之示不但形

體是護亦有克去物慾之誨淚仰靜中所得此一節儀每戒以循理之自然不容人爲而未免人慾之勝可歎可歎何必以微渦爲人慾乎自家袵席之上天理人慾分界亦甚分明而未能一任天理可畏也已且永斷亦異術也非吾儒合理事也旣不能動以天理則慾之出於形氣者從之慾之生於胷臆者克去庶乎合理食亦同色食亦不須勉加任其適宜而已患不在不足而在於多古人加粲飯之語恐未合理也

與浩原書

今冬寒暖闔闢無常病人將息極艱伏未審信後靜養如何弼未死一事尚同前日杜戶呻痛他又何言日者抽一使襄事忽追之餘遠誨慇懃起懦滌煩爲賜不淺弼形體之疾與心性之病爲朋相煽昏昏終日未見淸明止定之界控手默坐有時收聚一物來觸便覺散渙動上之靜竟不可得其所謂收斂反同禪學理不勝氣衰老又追多愧尊兄山中住久定性愈光弱質還健也

夜來魂夢怳接顏範擁衾孤榻坐馳遐思玆者忽承手敎悉披疾讀恭審冬寒靜養有相起居如宜

欣慊之至感慰交并渾前月屢有祀事觸寒甚重
昏憊交作精神如夢浮生至此有何作用耶見喻
靜中之功遇動而撓此正眞經歷語如渾者閑門
靜坐三兩日無客則精神意思甚專且安或遇閙
應接則氣憊於外神汩於內不能收拾得來此非
徒自家養不得力恐是羸病所使然也當看吾心
與吾氣所病各有攸屬不可槩坐以吾學之偏也
渾疾秋冬勝似春夏然老兄見屬之語豈其嘉獎
引誘使之自奮耶何如是過情乎擲回蓯蓉價何
不以是市得銖兩乎渾近與京中達官漸疎通書

乞藥亦不得爲也何處覓覓舍人司耶前書下喻

與叔獻書易以寄上二字鄙見殊未然朱子大全

目錄書類雖延平籍溪皆以與字况朋友抗禮豈

合用上字記錄之體與臨書相往復之禮不同今

士友傳看兒書尺正宜錄以與某書可也如何如

何動靜之說承誨尤覺分明感發多矣伏惟尊察

今日客來昏憒特甚夜深困草不一一巳卯十二

月朔渾拜木綿渾當送京市從容以呈

答浩原書

示銀娥傳傳信後世以倡風化宜憑吾兄雅望豈淺

淺者所堪當也只爲娥行有未盡載於兄所傳者又重違勤教敢此草上刪教如何

答浩原書

伏承初三日手札恭審暑雨道履如宜極慰阻絶之憂渾每謂兄作浴沂之行也但以未得聞安信爲慮而安知其輟行也前月之晦奉狀以獻五味子數升又答李氏書同封託習之以傳其未呈徹耶習之其已還耶音問之阻一至於此良歎良歎渾家門不幸從叔父大谷先生考終于報恩千里承訃不勝號痛先君子堂兄弟於今無在世者矣

山林高義從此寂寞摧慟之情曷已曷已見示銀娥傳改草文字一讀之不覺歎服兄之筆力金精玉潤可謂作者之手也鄙人所述眞廝僕之下者安足云云耶且惟轉語士友間使娥之義烈昭著於世此事所繫豈但發潛德之幽光而已耶其有助於世敎豈小小哉要願力加表章使善善有終則幸甚叔獻上章未知何以有此殊切歎息其言之得失口噤不敢道尢令人介介耳渾病滚何能一進 闕下耶況又衆口汚衊不直一錢自古山林之下寧有是耶愧仄愧仄不宣六月十四日渾

狀僾遽草恐

遥想憂有疢憹修養有術瞻處瞻處弼寒疾轉苦羨閉一床人事斷隔一味淸苦有時心或有定病若去體靜裏有些少好意思是知養心養病同一法也石潭書信似阻念羨念羨銀娥里人及太守轉報娥行文字送上一覽如何此乃憑僕傳爲報者也只慮末路好善不優方伯遲滯使皎皎之行淪於草間也僕送石潭一書聞人有傳看者云末端伊川家奉祀一事兄見以爲如何垂示爲幸僕今欲叅集古禮以繹家禮之末解處以爲家塾中後學之覽季涵所送自

希元處來禮雜錄一冊命送如何或有考事敢仰
示喩明道伊川事誠爲未安鄙人前疑未解者以
此也伊川之子不體傳家之學處之悖義自是後
來事無乃不干伊川乎然子之失禮亦伊川之過
也如何如何伏惟照察氣甚乖違草草奉狀不宣
已卯十二月十九日渾再拜

答浩原書

向熱伏惟道履萬安瞻馳之切到近境而愈深前
承兩度賜札三復感幸慰豁無量每欲伻候起居
少伸慕用之懷而外舅疾作荆布寧親于京寓居

益窘迄未之果良歎良歎渾獨與二兒女居諸況益不佳羸瘁轉添古人言當學處患難今年眞試一着矣且申揆報申都事之意云江舍已借于他人蓋申都事外姑未亾前借其侄云伏願諳委何如此處未諧殊可恨未知何以爲計送京鄙狀令已呈徹否近來風日不甚炎熱尚蒙戒小車徐行出野因顧窮廬否望切而亦不敢言也尊伯氏丈人前奉狀陳謝幸達下懷如何且渾遭甥女喪死在前月廿八翌日聞訃今月初三日服布帶矣大抵五服從聞訃日計月乎抑從成服日計月乎又

見禮經有異姓無出入降之文是以不降從總而
服元服小功矣右二段伏乞批誨定論至祝至祝
不宣庚辰後四月十三日渾再拜
築底二字未知何義底字是實字是虛字乞詳示
其訓且見叔獻錄示答尊兄論庶毋禮書其言多
主於情而不据於禮又忽忽說過欠精詳殊可恨
也未委今已達關聽否渠於此少虛心採納之意
要須博考前書据故實以屈之難以口舌爭也渠
所謂舜受瞽瞍朝之喻恐不然家長生時妾有生
子娶婦者子婦則在諸子諸婦之列而妾則不得

與於其間則平日之禮有時而子在正位矣在私室則自可盡尊敬之禮而陪家長則恐不然然則婢妾立婦女之後者不獨喪禮爲然也鄙見如此未知何如人倫上有父母下有子婦其間若着妾位則爲逼於嫡而爲剩位矣叔獻平日每疑喪禮立婦女後之語□欲着庶母於主婦之前從前所見如此非但今日也豈不誤哉伏惟批誨何如前書所稟喪禮乞因風答示幸甚渾數日來困乏益甚可憫季鷹尊兄今在何處所布如右不能別狀也不宣後四月十八日渾拜

旣奉傳自洛中書又奉專使致札益感厚意獨滯亢寓護養兒女反學處患之道云一慰一賀何莫非學異姓無降之問固當從禮遭服於月將晦以成服月計月數之問恐未可也期爲重服而旣以死月計月數則他又何疑且不可引而長之叔獻奉庶母禮前後往復連作一通以上叔獻情勝禮失奈何奈何

與浩原書

心有生熟熟是循理生是反此者也如馬有生熟生馬終無不熟者理得其效也吾人治心反不如理馬者或專不循道或雖似有時能熟而每有還生之患

年垂五十其生如初念來惕然

答叔獻書

謹承後四月七日書道履神相慰仰土亭之子虎食其外聞來驚悼古有爲孝子馴服之虎今反來食守冢之子虎亦有今古之異耶今見奉之訴兄上言乘時作惟於兄何損只歎世道耳兄今作湖南按使知兄病擬劇地呵呵僕今年已定卜龜峯近地小泉之傍開基穿池秋間當結幕移棲往日品題山水都歸無用計較從此安心蓽門一味淡泊守拙待死山連先墓門臨薄田南阡北隴與兄弟杖屨相隨吾事畢

矣他又何望小學輯註已附已見送在浩原所見奉
庶毋禮終未得安情過而禮失未敢爲是也謹復
炎威比劇想惟道履神相冲裕頃承閏月念二日
手札圭復不能去手恭審靜履未健藥不見喜浴
亦勢阻滚用煎慮切思浴溫浴冷皆是危道不如
調攝服藥之爲得也賢胤年長而未得成童此殊
可悵歎莫非命也柰何柰何奉訴乃至謄送滚荷
滚荷言雖誣罔大槩是鄙人自取尚何怨尤古人
有毁名而揚弟之聲使之得仕者玥亦毁名而救
兄之飢良所甘心且審定居先壠之側季氏亦來

就棣萼之樂豈不淺哉好山好水終難入手耳亦從前馳騖今始得成下計兄計亦得矣豈不勝於鄙人之離鄉寓居耶耳秋仲間欲歸掃塋此時可得奉晤庶毋位次終未得可據之禮使人煩悶姑從今日所見爲權時之制他日學進庶可講論歸一耳季氏來耶亦問候不宣庚辰五月二十日耳

拜乾石首魚全者十箇裂者二十箇汗呈

答公澤問

來示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之說甚未穩四端七情何莫非理氣之發但偏言則四端全言則七情四

端重向理一邊而偏言者也七情兼舉理氣而全言者也來說似有病更詳之

近思錄論政十一板有曰須是就事上學至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端文義殊不可曉若如此說臨事商量處得其理是就事上學讀書窮思講明義理是讀書上學判爲兩行恐未穩

非曰讀書應事爲兩件事也亦非欲教人不讀書也如今世一㨾人或坐能讀書而出昧應事者是雖讀書而亦何所取用讀書窮理本欲應事接物之各當其理也此段只言重在應事處也如此看如何如何

答浩原書

積雨初晴伏惟道履起居支勝阻絕已久不勝馳
情渾前月之初來修歲事于先堂因值大雨道不
通不得還寓舍昨日般家來此自是益與宅里脩
隔令人尤悵然也前月叔獻書來而大霖雨山崩
谷夷道路湮塞是以迄未得送今始賫納也欲見
庶毋論禮處敢開封矣不罪幸甚幸甚渾比來尤
毁瘠骨立暫爾勞動輒生虛損看書寫字亦不得
終日致勤殊悶然也如此生活雖百歲何益哉今
年水灾民生可哀未知何以收濟也田禾皆卷沙

石濱江累日沈沒無望於西成叔獻石潭家前亭舍三間爲狂瀾所卷而去田禾隨流者幾五十餘石秋間立見飢餓天乎何困賢者之若是乎沈歎沈歎且叔獻徵余小學跋語不敢辭之敢效嚬于尊兄謹以先稟座前乞賜斤正何如文字固是本色蕪拙無所復請所欲望於鎸誨者乃其議論如何耳伏乞批還何如前來盛魚物三器今始回納牛脯七乾魚片一柱柳笥中矣伏惟笑察何如季氏自椒井回果有神功否餘外千萬不宣秋間當久畱向陽敢欲奉邀濟駕作三四日淡欵祈望之

切在於此也庚辰七月初二日渾拜

日昔承傳自交河書慰豁之餘聞獨入溪上阻水無歸湲用憂慮今承委示內外同堂謁祠廟撫卑幼灑掃門庭家政如舊賀仰賀仰雨霽凉生方圖就近會向陽論講旋聞湲入道里隔遠湲恨向慕不懃後時致慢也僕轉覺衰暮眼眩神乏之聰明日退是誠不學之致遥想吾兄克嚴克勤病日蘇氣日健而毀瘠之喻乃至此極奉示疑歎海溢山崩沈壓死傷遠近相望致灾者非民而當灾者小民爲先可哀也巳叔獻豐歲中窮民也漂家流粟天困最劇云湲念湲念聞

兄居稼穡亦頗沉没言未及此只憂叔獻兄可謂爲
人誠淡於已淡然者也聞 經席以叔獻爲鄕居致
富之問久侍經幄上下不相知果如是耶可歎可歎
後有以海土不干叔獻而食貧艱困解釋 上疑之
近臣云嗚呼亦末矣不於其初而欲救其末亦何益
矣垂示小學輯註跋辭旨平和可嘉但此是小學跋
而輯註意似欠更須點綴數語使合本意如何改得
文字不敢承教敢空還叔獻論庶毋位次講禮甚疎
猶守已見欲待一對歸正耳寄來前後魚肉懃懇至
此仰荷盛念寄李生書時未得奉餘在後便謹復

答許公澤兩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兩於上三句粗識其義下一句未能覺得旣曰性則知覺運動盡是性中物事今曰合性與知覺何也

性是理知覺是氣性是靜知覺是動性是性知覺是情所以知覺之理雖在乎性所以知覺者氣也看心統性情之說可知

答浩原書

朱子樂記動靜說曰物至而知者心之感也好之

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今以幾善惡之幾乎
屬之於心感之初乎抑屬之於情動乎
幾與感是一事也皆屬乎動朱子以好惡之情差後
於感與幾者此於動上極論等級也今人每欲以幾
屬靜論多未盡伏惟深察焉

答鄭季涵書

昨昨因京使寄一書昨晩承下問彼此同懷此可知
也別紙所賜寫出昏愚病痛如明鏡止水纖介無所
遯形非愛我厚念我深至誠不遺無一毫有所阻碍
必欲収之同歸君子之故人何以及此無亦尊兄所

見有大於此而先以小試之以觀所受之如何耶僕讀書無定見歛身無積功别無人世上大段物欲有所難制而亦無超出凡倫任道日造之力是由氣質輕淺舊習纒繞亦未能實見得自己上病痛之所由來屛跡田野益無朋友之相觀不覺日退年近五十何幸今日得奉至論僕所自求自反而不自得者一紙數字如見肺肝此誠會對書籍未嘗有得者也苟有此外所遺繼賜不倦以畢成物之仁當佩服而期於日新更做作别樣人亦不虛辱厚望也及人者明白著顯既如是自治誠切亦可見也更仰尊兄日日

猛着無少間斷言非義不發于口事非正不留于心以辭爵祿之勇移於酒色明取與之節絕其戲侮無信乎已能而恐懼其不及抑疾惡之剛弘取善之度勿尚清白而僻其行勿輕儕輩而易其言各須十分致力於疑聚收斂之地幸甚幸甚那知白首故人今作一嚴師乎僕得嚴師當有以自勉兄作嚴師必有以自勸者既以自勵而又以望兄焉

與叔獻書

秋仲承尊兄二札修答憑浩原傳上踰兩月未見報湲慮滯中道入他眼聞尹生來洛思兄不得見思見

尹如兄焉傳得尹報今歲取小用多無以卒歲君子所念雖不在此亦不能無念焉某雲谷結廬未遂趂冬計還來龜村閉戶呻吟左體不仁歲晏愈劇屈伸俯仰只任一邊一身分二一死一生可憐湖西良士病羸就遠守飢一隅人世飮啄何莫非命日者與浩原相會于向陽見兄新編諄言一帙似爲才氣所使爲兄致疑焉抑無乃朱晦庵參同契遺意耶重爲世道興歎屈異而欲同之失老子本旨而於吾道亦有苟同之嫌註又牽合兄以繼絶爲期玄日不暇及而弄文墨於餘地非吾所望於兄也又籍家間舊書欲

試浩原是雖前日之戲恐非待人以誠也又兄所輯
註小學亦多未盡處如子之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
而隨之兄註以隨行某以微子言斷其不然稽古微
子曰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
義可以去矣隨之只不去之云也行字恐非本義又
曲禮全文云爲人臣之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
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本文之意又如
是如此處多俟相見講磨然後印行爲妙聞兄許印
擊蒙要訣要訣中俗禮處某常多不滿之意未知兄
其加刪正耶不然則只可爲一家子弟之覽恐不可

爲通行之定禮也小學之印更須十分商議無如擊
蒙之易千萬幸甚兄常疑伊川之不歸宗於明道之
子某今看家禮云今無立嫡之法子各得以爲後長
子少子不異又朱子歎自漢及今宗法之廢又儀禮
經傳宋石祖仁之祖父中立亡叔父從簡成服而繼
亡祖仁請已乃嫡孫欲承祖父重服以此觀之雖有
嫡孫而庶子得爲父後宗法之廢久矣時制旣如是
伊川家恐未能擅改也家禮之宗法朱子亦以愛禮
存羊爲說則雖載家禮而其不得行亦可知矣尊兄
以爲如何家禮中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必然也

之文久未曉得今因伊川享竝知之意一有實見他
疑亦釋一朝見理苟有其實想條分縷析自無難事
而病廢一床近死猶昏復何有望小學註已表已見
送在浩原踐從當成上○又游酢書明道行狀後云
劉州從事既孫而遭祖母喪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
生推典告之天下始習爲常云則明道旣行古法而
伊川家不行之亦不能無疑焉豈非程大中因國法
遺命伊川使主之耶

上閔景初氏書

伏想定性益明某秋間來往雲谷便道取疾阻叅床

下愛道無誠此可知矣昔者之拜以幾字屬于靜某浚以爲疑厥後一拜不暇出一言以幾不可屬靜爲言某浚幸淺見之得符先生丈者今又人有傳者曰又欲屬靜云又不能無缺然於懷也是何一幾字或歸動或歸靜而紛紛靡定也夫不自動靜者理也有能動靜者氣也善是理也善惡是氣也無兆朕無見聞理也有兆朕可見聞氣也幾雖動之微而旣曰動之微則其不可屬靜明矣謂理之發見處可矣若謂之有是理無是氣則不可安有無氣而理能發見者乎未幾之前可謂之惟理而已是所謂誠無爲也幾

之則不可謂無氣是所謂幾善惡也若欲將幾字屬
靜則是納幾於太極中也太極之中不可着一物事
也着幾則何可謂之太極也聖人之幾無不善得氣
之清也衆人之幾有善有不善得氣之或清或濁也
朱子之論幾也兼擧善惡處多單擧善處少兼擧者
全言理氣也單擧者拈出理一邊也理雖善而氣不
能無善惡故於初纔動處審之察之使不善者歸善
焉其他先儒之許多論幾處宜只以濂溪之幾善惡
三字爲主而叅看可也旣曰幾善惡則幾可謂獨善
耶如欲着幾於善惡之前而屬乎靜則幾善惡三字

不成文理將何以爲解耶幾是靜則幾是誠無爲也其上誠無爲三字又不剩乎又何以爲看耶伏惟文字之外必有實見毋惜垂示幸甚

答希元書

寄示縷縷學力有加歎服歎服幾善惡一說深怪閱丈景初氏初異論中符而末又異之也閱丈學篤年高見又如是他又何說去夜成一札方欲合其異而同歸焉今承來示又及幾字人有異論不敢自是亦同老拙此於才雄學贍人難處可佳可佳夫天地間體用闔闢動靜之外更無他道非動卽靜非靜卽動

安有不動不靜而寄在動靜間物事耶幾之一字彼亦知動之微則旣曰動之微也而反謂之靜耶旣曰非靜則不可謂太極也不可謂誠無爲也不可謂惟理也不可謂無氣也不可謂非情也不可謂獨善也不可謂無善惡也惟聖人得氣之淸幾無不善自聖人以下善惡厚薄千萬不同如此處心雖昏惑體驗淺察自有定見雖欲舍已從人不可得也老拙半體氣不貫比來愈劇加以左車疼痛終知前道不遠結茅水竹有計未就閉蝸室吟病萬事何言雖病未能專意讀書謝絶人事亦有靜中一味須一來對床連

夜如何祠堂空近朱子語也朱子曰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詳見語類寄來二帙六冊架上所無謝仰筆楮二種良果一封眷惠至此無以爲言夜深使忙不一

答希元心經問目書

道心惟微朱子曰微妙而難見栗谷先生云惟理無聲臭可言微而難見故曰微譬如此遠山本微而難見目暗人見之則微者愈微明者見之則微者著愚見則不然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所發者小故微而難見不知所以治之則微者愈

微使人心常聽命於道心則微者著所謂擴而充之也

二說皆未盡理本不微在氣中故微而難見此在衆人說在聖則何嘗有微氣質之品千萬不同自聖以下之道心有微者有微而又微者有又微而又微者雖或至微而終無泯滅之理苟能充之還與上聖同其著此朱子之所謂微者著也聖人之不微盖可知也聖人全其著者也學者求其著者也自微至著我無加損則是果本微者乎莫著乎理而以在氣中故微叔獻以理無聲臭而云理本微公亦只言所發之

微少而不言所以微小之故皆有所失且道心之微著與人心之安危相爲消長人心之危者道心微道心之著者人心安

二者雜於方寸之中思意或有因形氣而發之時或有因性命而發之時二者所發皆出於方寸之中故謂之雜栗谷先生曰人心道心皆指用而言之若如前說把未發之境二者所發皆在於一事有發於人心而爲道心者有發於道心而爲人心者云云發於人心而爲道心則可發於道心而爲人心則似未穩若以道心而轉爲人心則卽爲人

慾也允言人心亦可兼言人慾而此書則朱子不
雜以人慾爲言也未知如何
吾賢所論發之之時等說不可故似犯未發之境叔
獻所言二者皆發於一事殊不可知二者只一心之
發故謂之雜聲色臭味之爲謂之人心仁義禮智之
出謂之道心能治則公勝私而道心爲主不能治則
私勝公而人心爲主轉爲人慾而莫之禁焉今心經則
去善惡而只公言道心人心之發爾何可如此說且
賢以叔獻之發於人心而爲道心之說爲可云亦不
可人心亦聖賢合有底心何必變爲道心也然則聖

人無人心耶

道心四端也人心四端七情之總稱也七情則兼善惡而朱子之訓人心專言善而不言惡何也

朱子只擧形氣上雖聖賢不可無之心以訓人心而又着危殆字則善惡之雜出可知也

西山眞氏曰聲色臭味之慾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愚謂道心心之用也仁義禮智心之體也不可以仁義禮智爲道心也且曰仁義禮智之理根於性四者之外又別有所謂性乎不可言根於性也且人心道

心所發分屬理氣恐未可也眞氏說理字不是以理字作端字看則是心是理氣之合而人心道心皆發於此心則固不可以理氣分屬而言人心道心知覺之不同處則亦不可不以形氣性命分言也西山之說下字有未穩處亦恐傳寫之誤也

答鄭季涵 季涵時爲關東按使

一札遠慰離思若開聽潮堂池荷紅又欲謝往歲披心經靜對今不可得可歎可歎故人今旣出爲 王臣其不忘前日所讀及所講而有所設施耶某爲民

田野慣知按使一心向背有關吾民生死不有其生必有其死故人勉之下示鬚髮催白恩於居閑聞來潑賀任專一方屬念如傷故人雖病鰥寡其蘇愛人以德敢不爲賀惟望克有所終振新羅舊風於今日也奉訴粟谷不但海土一事言及盜名恃勢於粟谷何害時事可惜聞於　經席問及致富粟谷朝晡屢空反得富誚世間何謗不如是也今秋山下結幕果遂拙計當率妻子共治田原從此與縉紳故人音問轉疎老懷何堪示有退歸有計有所事遲遲所事必非尋常佇待其效悠悠何旣謹復

龜峯先生集卷之四